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 第十五回 示羽化先生歸隱 送靈柩門人服勞

風旛動處原非真，本性圓明是法身。解得拈花微笑意，後來無處著纖塵。

話說重陽先生見那些學道之人，依然聚集，察其中並無真心向道之人，不過徒沾虛名，指道為由，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，其實並無一點道念，苦不便他散去，人必以假亂真，使法門不得清靜矣。想出一個妙法來，點了一點頭，忽然大叫幾聲好不好：驚得那些人齊來相問，先生曰：「我不該出門，在路上受暑濕之氣，使我心頭結鬱，身上起泡。」解衣與眾人看，果然心頭腫起，渾身是泡，慌得馬丹陽與邱、劉等忙土求醫尋藥，一連請了幾個名醫，用過妙藥數劑，總不放鬆。又過兩日，泡皆潰爛，膿水交流，臭氣難聞，那些學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議說：「重陽先生定然無道，自身難保焉能度人？病都卻不了，怎得成神仙？我們各自回去罷！免得耽誤大事。」於是陰是一個，陽走一個，不上兩日，走得乾乾淨淨，只丟下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、六人，日夜服伺。

先生見眾人走完，遂叫他們、六人近前吩咐曰：「我明日午時必死，但我自到此來，把馬鈺一項銀錢，被我用濟貧苦又幫湊別人埋葬嫁娶，以及遣嫁使女丫鬟，圓成家人小子一切聘禮，化費銀錢若干。又供養這些來學道的人一兩年，故此將銀錢盡行用完。如今庫藏一空，我死之後，若辦喪事，必要當田賣地，但依我吩咐，不許化資銀錢，我若死時，也不須悲哀啼哭，休得祭奠開弔，只要幾塊薄板，裝著臭皮囊，使邱、劉、王、譚、郝五人，輪流抬回陝西終南之下，繩索斷處，是吾葬身之所，不得有誤，若背我言，我必不安。」邱、劉等聞先生之言，啼噓欲泣！重陽先生曰：「勿作此兒女之態！」先生雖如此吩咐，邱、劉諸人不免含愁生悲。

到了次日午時先生衣冠整齊，端坐蒲團之上，喚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六人近前講曰：「性命雙修之法，要內外俱有，缺外功則德性不全，缺內功則本源不清，夫外功者平生居心，須使無虧，一言必謹，言有功也。一行必慎，行有功也，一事不苟，一介必嚴，莫非功之所積，功之所推。夫內功者何？惺惺勿致於昏昧，防意如防城之險，空空不著一物，守心更比守身之嚴。時而天人介於幾希，天人即交戰之會也。吾將內功重而言之，蓋內功不可以色見，不可以看求，不可以僥倖，不可以苟安；掃去一毫之色相，即有一毫之陽主；掃去無端之色相，即有無端之陽生。將色相掃毒，不留生了芥蒂，則純陽之體也。有等修道者，非不信心堅固，而弊在速成，工夫未到，便思證果。又百習吾道者，非不加意盤旋，而弊在安閒，日日淹淹欲睡，時時悶悶不樂，精神不振，艱於行持，不肯用工，豈不知一長一技，用盡無限心機，方得隨心應手，半絲半縷，費盡了許多氣力，方稱心而足意，若學精仙者不下苦工夫！」

重陽先生說畢，又取一書，名曰「韜光集」，乃先生親手所著，內有晦跡之道，隱逸之妙，付與馬丹陽曰：「汝等、六人，當於其中探討至理，知之非難，行之為難，必勉力行之，無負我心。汝孫道友，道果將熟，不必掛念，只有邱長春功行尚少，汝當指示一二。劉長生色相未能盡空，另有一番波濤。郝太古東遊西返，所見之處，即了道之地。譚長真遇顧而通玄。王玉陽逢姚以入妙。邱長春石番溪邊苦根盡，龍飛門上大丹成。」重陽先生說罷，一笑而逝。

邱、劉等謹遵先生遺訓，不敢聲張，依法入殮，用繩索將棺捆定，尋了一根杠子，兩個橫擔，到了次日早晨，邱、王、譚、郝四人，抬起靈柩便行。劉長生背著行李，隨後是來。馬丹陽送了二十餘里，臨別之時，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銀，約有四五十兩，交與劉長生曰：「家中銀錢，被先生做好事用盡，一時備辦不出，上有這點散碎銀，以作盤費，路上簡省一二也得夠。葬師之後，急速轉來，咱們師兄道友，同在一處修行。」劉長生將銀接過，逐與丹陽分離，行不數里，見有許多人拿著寸香片紙攔路祭奠，劉長生近前一看，都是先生門下學過道的那些假修行。劉長生遂一稱謝，誰知重陽先生在生之時，生平見不得假修行人，今日仙逝，真靈不昧，見了他們猶然犯惡，從棺木內放出一股臭氣，臭得人人掩鼻，個個發嘔，站立不住，胡亂磕了幾個頭，一齊走了，那臭氣也息。

邱長春與郝太古等抬著靈柩，仍往西行，走不上十餘里有人攔路送飯，邱、劉等以為與先生往年有交識之人，今聞先生歸天，特送頓把飯來，盡個人情，不足為怪，忙放下靈柩，便來吃飯，吃罷，道了一個謝字，抬上又走。行不多時，見路旁有座古廟，便抬不動了，即將靈柩落坪，在廟歇宿，次日天明，又抬到了早飯時候，又有人攔路送飯，午飯時候，也是一般，天晚即有冷廟棲止，如此走了月餘，到了陝西邊界，邱長春暗想這事，可不奇怪！天地間那有這般湊巧的事，近處以為是先生相識之人，盡一盡情，未可料得，如今走了許多遠，還有人攔路送飯，其事真乃奇異，心中正在默想，時當晌午，忽有人送飯來，請他們吃飯，劉、郝、王、譚與人道謝畢，即取碗筷用飯，邱長春把送飯之人，扯在一邊問曰：「你怎知我們到此，送這飯來與我們吃，又是何緣故？」那送飯之人說：「從早有一位穿黃衣的老道長，在我們村裏來募化說，他有五個徒弟，從山東送靈柩過此，要擾主客一餐，我那主人最是好善，聽了此言，故使我送飯至此。」

長春聽罷記在心頭，到次日早飯時節，推說肚皮疼痛，要往前村討碗滾湯喝。求劉長生幫抬一肩，長生應允，便將行李交與他，接過杠子抬著，邱長春背起行李，放開大步往前走有數里，果見一位穿黃道袍的老人，像是先生模樣，往前村裡去，邱長春趕緊幾步，跑到跟前，一手扯著道袍，跪將下去，口叫：「師傅慢走，徒弟在此侍候。」重陽先生掉轉身來，怒容滿面，責長春曰：「你這造業徒，不知天地盈虛，消息晦跡之道，一味施逞乖巧，漏泄仙機，以此推來，日後又要多用三年煉魔之功，是自取其咎也。」言畢化清風而去，長春正在悔悟，又見靈樞來了，忙去接過杠子抬工，仍將行李交與長生，自此以後永無人送飯，若不是馬丹陽所送銀兩做盤費，難免受餓。又走了半月，始到終南，然繩索齊斷，靈柩墜地，長春用目一觀，見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，即走去施了一禮，未及開言，那老翁反問曰：「你們可是從山東抬靈柩回來嗎？」邱長春答曰：「正是：老伯何以得知？」老翁曰：「我昨夜夢見王孝廉說他已死，徒弟五人抬靈柩，從山東到此，要求我舍一穴之地，埋葬其身，我想昔日與他同在省城科舉，咱二人甚是知交，遂隨口應允，我又問他幾時埋葬，他言今日午時，我醒來方知是夢，半信半疑，出來看望幾遍，才見你們抬著靈柩，正落在愚老地上。」長春亦將先生繩索斷處，即是葬身之言，對老人說了一遍。老翁甚喜，即入內去喚了幾個莊漢出來，各帶揪鋤擻箕等物，來在靈柩跟前，將棺移過，即於其處打井安葬，頃刻累成大墳。邱、劉等叩謝了老人，又與眾莊漢道勞，那老人又請他們師兄弟友到村內，款待了一頓齋飯，然後邱、劉等與老翁告辭，又問明大魏村路徑，大家打一個拱手而去，不知此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訪道東行真道成，送師西歸大事畢。